

後漢書集解

下

王先謙撰

後漢書集解

中華書局影印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郡應作陽刊寫之誤安帝時舉孝廉稍

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雄為州部多豪

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三千石無所回忌永建

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

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官下類多拱默集解通鑑胡注拱默言拱手而默無一言曰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

瑜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聘義云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前書程方進傳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

云容容隨取上下也先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尼曰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

無逸篇集解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

作納言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集解秦改稱尚書漢亦尊

此官典機密也胡注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

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

上疏陳事也先謙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靈人靈人之務莫重用

官本陳下有字是臣聞柔遠和邇莫大靈人靈人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呂舉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懷之集解尚書皋陶謨之詞分伯建侯代位親民集解沈欽韓曰此與

不屬集解袁宏紀作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云云詞義為順蓋范史刪

截有誤也雄此奏袁紀在陽嘉元年而傳置永建三年之前民

用和穆禮讓曰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集解小雅曰淰陰雲也淒淒淒淒貌祁祁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

也是與雨據注當為興雲此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王曰不自為

政卒勞集解衰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集解

謂衰豔也豔色美也七子皆衰豔之親黨謂皇甫為卿士仲允為

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馮為趣馬聚子為內史楊為師氏也集解

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衰豔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

側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

則豔豔非一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衰豔用權則亦與鄭說

同豔豔豔一作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衰豔用權則亦與鄭說

訓美色也漢成帝時中候對策云昔衰豔用權則亦與鄭說

肩日不滅兩漢經師皆主此說故康成從之先謙曰注厲王官

木乃鄭用識說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派典制革五等更

立郡縣集解等謂諸侯也五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集解

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腰

斬集解楊雄長楊賦曰秦竄竄其士封豕其人也集解沈欽韓曰雄賦

作封豕其士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獨苛救微悅已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

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自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民知不久則輒

曰聖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曰久用之是曰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

興之功集解宣帝時鳳皇五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集解先謙曰

也注亦訓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集解

為權宜集解官本辦作曰理已安民為劣弱曰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

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警稅之如豺虎集解國語曰

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

語作聚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與同疾病注言同有此

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集經通鑑胡注言郡縣長吏

以是觀政也沈欽韓曰言監司按部但責成於期月謂一歲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曰求名言罪潛通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自棄官以爲高錢大昕曰此用論語以色斯遠舉之義三國志

崔琰傳哲人君子從有斯之志漢張壽碑懷色斯元寶碑

暑色斯鄭固碑將從雅意色斯自得尺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

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日蓋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

宰不覆集經通鑑胡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集解惠

陳曰斯謂斯職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斯周車馬衣服一出於

壽昌曰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斯集經通鑑胡注曰特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微也集經通鑑胡注曰特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

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郎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已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已爲守相

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集

先謙曰漢世臧污吏往往恐劾奏輒自引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錮之終身也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徒家

邊郡已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音人林

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文帝遭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有司集

呂氏難故亦云中興通鑑胡注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惠棟考其眞僞詳所施行雄

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

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

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

水集經錢大昕曰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隸校尉

司冀與此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州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治司

州之稱然當時命官初則稱司隸校尉司隸從事初不係以州也渡

江以後僑置司州於徐以刺史領之不復置司隸宋齊梁時司州

治義陽郡乃得晉荆州之地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而尚沿司隸舊名尤無當矣雄推較災異曰爲下人有逆上之徵

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集經又上疏言宜

密爲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

其後天下大赦賊雖頗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

僕射郭虔共上疏曰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

賞集經惠棟曰案漢律先自告除其罪又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

武故事本有是科而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

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

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

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

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法文吏

課牒奏集經惠棟曰漢官儀曰向書郎以孝廉年未副之端門

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向書郎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詣

公府謀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向書密數之惠棟曰案副之端門覆

試之也詳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寬裕博雅好

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修令還

項都尉也集解惠棟曰淑官至度遠將軍見徐穆傳先謙曰官

本伯達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

拘年齒解見順是故本郡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言對乃遣卻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案廣為被劾心恨

此傳以定其後次第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集

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時稱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

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集解沈

北堂書鈔東觀記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康河南趙建初帝廢為

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初帝廢為

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召娥前有謀遂

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

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

郡國三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集解通鑑胡注陰又有日食之變

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

稟貸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曰求天意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曰忠正得罪讒諛

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曰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

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

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集解通鑑胡注漢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

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

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曰其無

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躬

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寵違

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

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集解通鑑胡注危於累卵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

前議歲曰千萬給奉阿母集解通鑑胡注蓋雄先內足曰盡恩愛

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

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

野王君漢陽地震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今封

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言封爵至重

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官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

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

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遺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集解通鑑胡注促又加曰捶撲雄上言

九卿位亞三事集解惠棟曰東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

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

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

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

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為將

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曰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

又與直善今宣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

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直道嘗坐罪滅死又無武猛驗舉勃高舉雄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明年坐法免後復爲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有晏子之風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集解錢大昕曰延熹當作延光辟司徒李郃府

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曰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集解沈欽韓曰禪乃閹氏故吏既免帝母子何其羣臣議者咸曰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

莊公誓之黃泉集解先謙曰官本少莊公二字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顧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顧考叔爲穀封人曰若掘地及泉廕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

蘇事解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旨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曰安後長樂少府朱伉音丑代

郃爲司徒舉猶爲吏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舉時爲東閣祭酒也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敕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延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集解惠棟曰伐柯詩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云朝延斥成王孫毓云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

雖韓彭吳賈之功何旨加諸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偃曰今詔怒集解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曰何求祿

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偃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爲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集解沈欽韓曰今開封府封丘縣東四十里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其上疏稱舉忠直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忘日爲之斷火煮醢而食之俗曰寒食蓋清明前一節也然則介子推之爲人亦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月五日燒死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張璠漢記云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帝置章御坐曰爲規誠章謂所舉稱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事具春秋傳龍星之位也春秋見東方心爲大火熒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祭火熒熒惠士奇曰荀爽云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其德爲孝至夏乃火其精在天熒熒之氣養生於木是木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冬去其火爲之禁也故夏官掌火位禁焚柴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火爲成故爲之禁也蓋龍星之火生於寅寅爲甲子寅午戌三合火氣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得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故帝明罰令曰太原有寒食之俗介子推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

事見白虎通統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

而行之也頃年來旱災屢應稼穡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

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

有所諱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陽為

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其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

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案變復之

法當見緯書今不傳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為貴故聖人養之曰君臣之曰化集解先謙

是作成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曰仁

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

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

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

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冒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成湯遣災呂六事剋己伐桀後大早

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

邪臣直行邪說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謂行邪何不雨之極也魯信

遇旱而自責祈雨楊厚傳無此注黃瓊傳有之皆曰精誠轉禍為

福自枯旱自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集解通鑑胡注又下州郡祈神致請膏齊有大旱景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

今夫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

無異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賸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

徒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

好究則責之司馬溝瀆擁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發夷猾夏寇賊

過水為民害則責之司空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解見郎顗傳也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胡世僕射黃瓊問曰得

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

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然公卿大臣數有直

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

謀愚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崎以陽

免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

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矣集解先謙曰矣昔周公攝

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

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

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故數有

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

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鄉侯本

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杜預

傳曰短折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

天子名曰昏春秋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今北鄉侯

崩又曰春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春秋何休春

省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

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集解流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楚國先

壽昌曰水經河水注曰縣屬南郡故為南郡人先謙曰官本無上

徒黃尚尚蓋極忠之後即屬南郡故為南郡人先謙曰官本無上

此衍少愿顯位亦已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議于

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釐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

自洗濯祓除為大祭也集解顧炎武曰季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

注診當作浴沈欽韓曰玉燭寶典正月元日亦此意也惠士奇曰

禮志云漢書八月祓除水濱以爲度厄不獨三月上巳也宋書

晉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

已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曜酣

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離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掩涕集解今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離露歌曰離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表曰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

字為太僕張種時亦在焉會還呂事告舉舉數曰此所謂哀樂失

時非其所以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

問呂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中正

可重任也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呂變青舉對曰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呂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儆恒惕若

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夫儆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惕

無已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呂時禽討其後

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

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

相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集解洪亮吉曰案巴傳由議郎守

書蓋由巴後所賜官之禮集解洪亮吉曰案巴傳由議郎守

御覽七百七十八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

史二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弓下便輒收舉集解通

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案關也

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上時掌反惠棟曰案漢法

呂步舒治淮南獄斷於外不請也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

宜表異者皆呂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

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

后臨朝詔呂彊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

諫議大夫呂勃呂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

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

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集解左

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

二公之位親盡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召舉清公

亮直方欲召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問呂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故公叔

見誅翁歸蒙述所召昭厲俗作範後昆公叔子成諱諡於君

君子以其死衛國不亦貞乎夫為衛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

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字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

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集解劉放

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伯夷史忠踰隨

管仲會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

哉在禁聞有密靜之風集解惠棟曰今文子錄乃動用登九列方

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懸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其令將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

大夫呂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呂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細音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總字巨勝少尚玄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元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呂父任為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

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呂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

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集解惠棟曰蔡邕周巨勝碑云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幕老

聘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

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蔡邕呂為知命

集解惠棟曰見後漢書六十一自總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呂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集解

下疑脫與字於是瓊至綸氏稱疾不進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

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頽陽故城

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邑漢置綸氏縣後魏改頽陽

嵩陽故注云然有司劾不敬詔下縣曰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

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呂書逆遣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

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不可否之間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

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

何如人揚子云不夷不惠集解惠棟曰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

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呂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曉曉

者易缺傲傲者易汙集解惠棟曰廣雅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堯

反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

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集解周壽昌曰案新序和者數百人

矣引商刻角難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

寡字選同是利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春文選同是利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引近魯陽樊君被徵初

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集解惠棟曰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譽折減也折食列反豈非觀聽

望深聲名太盛乎集解通鑑胡注言名譽折減也折食列反豈非觀聽

胡元安辭孟嘗朱仲昭願李鴻等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胡定

人在喪雄兔遊其庭雪霜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闥問定已

絕殺妻子皆臥在牀令遺孫以乾繡就遺之定乃受半顧奉見張

霸傳沈欽韓曰吳志注吳錄云願其功業皆無所探是故俗論皆

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
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集解惠棟曰虞預
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純事具見
傳注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伏見處士巴郡黃錯集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漢陽任棠集解惠棟曰皇甫謐
爲巴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棠字季卿
參傳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論集解先謙曰官本志作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
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曰六事自讓躬節儉
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鄭曰僖
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讒
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視等九人曰幸在下
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誇請以身塞無狀也集
解劉放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字先謙曰官本頭作領是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曰易

後漢書六十一

五

民聽尙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敕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曰好
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尙積多致死
亡亦足目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
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卽
位曰後不行籍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
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
勤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曰爲大譏卒
有羌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
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畋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
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卽
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竊見陛下遵稽古
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發音扶發反竊見陛下遵稽古
之鴻業體虔肅曰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
書暮聆庶政曰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遯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備不愆不敢怠遯書
日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遯暇食也今廟祀適闕而祈穀
繫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爲親耕之
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
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日來仍
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尙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迎春東郊既
屬風見呂氏春秋也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已逆和氣曰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
入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風者八卦之氣
生之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五經二字末之作也是易曰君子自強
不息斯其道也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還尙書令
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
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
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尙書張盛奏除此科集解惠棟曰
盛太傅禹長
子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
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曰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
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曰上會議其禮
集解通鑑胡注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
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惠棟曰案胡說非周禮稱人職鄭元
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
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于寶周禮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特
朝會殿續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證也特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
德其制度賞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詩魯頌曰王曰
叔父建爾元子
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集解劉放曰正文以宜周公
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沈欽韓曰案魏無以字更順故注此
補曰觀此議則胡黃優劣懸殊蔡邕贊曰我黃我胡鍾厥純瓊獨
謬超哉逸猗莫參其二是則老韓同傳所以大爲世詬也
建議曰冀前曰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肩亦加封賞昔周公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曰大戚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
堂位曰

後漢書六十一

六

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曰大戚土宇開地七百

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今諸侯曰魯公為制不曰里數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

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曰與國皆益戶增封曰顯其功高祖為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萬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光萬七千戶五萬戶冀可比

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為恨會曰地動策免嘉元二年冬韓日帝紀元空二年十一月免袁紀元年十月為司空十一月以會議梁冀事冀恨之因地動策免則在除月耳元年二年皆有地動此傳亦云梁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與袁紀合於當年免司空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曰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集解惠棟曰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日漢法阿附反虜與同罪見袁安傳案胡廣復拜瓊為太尉曰師傳之恩而傳廣等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

後漢書六十一
不阿梁氏乃封為鄉侯說文云鄉穎川有周承休棟曰袁紀載詔云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譽加以典謀深惠有師傳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鄉侯也沈欽韓曰二漢志穎川均無鄉侯說文益為鄉侯為縣也集韻十一唐鄉城名在陽翟縣屬穎川縣說文益為鄉侯為縣也

州治子城東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言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起徐璜等四年曰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曰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集解惠棟曰是解見丁鴻傳是

王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曰賢者為力集解王補曰袁紀作則以忠賢為助唐堯曰德化為冠冕曰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為冕所蹈不曰賢佐為力終至顛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陷枳棘喻艱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應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曰來未有勝政集解通鑑胡注言政事未有以勝于前朝也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集解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本釋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吏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麻木之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已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齊鳴犢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之至不濟此命也夫從政及得其志而殺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誦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為冕所蹈不曰賢佐為力終至顛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喻危陷枳棘喻艱難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應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曰來未有勝政集解通鑑胡注言政事未有以勝于前朝也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殷盛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木舌也

集解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本釋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吏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麻木之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已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齊鳴犢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之至不濟此命也夫從政及得其志而殺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誦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集解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本釋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吏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麻木之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已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齊鳴犢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之至不濟此命也夫從政及得其志而殺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誦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集解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本釋也所以振文事辭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銜枚馬吏李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麻木之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已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齊鳴犢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之至不濟此命也夫從政及得其志而殺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誦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也事亦見孔向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
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集解沈欽
下邳高遷鄉侯一統志高遷亭在邳州界又黃門協邪集解惠棟曰羣輩相黨自冀與
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言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徵當作徵惠
云徵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以徵過也杜預曰徵蕃也鄭瑗曰
清徵本出楚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謂徵其然否通鑑胡注失於
引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集解惠棟曰案袁宏使朱紫共

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抵投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
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榮傳見寇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王伯奇後母王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
臺觀之即奇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
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
王國未詳官本考證曰劉注子字諸本皆誤作事夫譏諷所舉無

後漢書六十一

高而不可升相抑集解王補曰無深而不可渝可不察歟臣至
頑驚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承歿負疊益深敢曰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

地名之極數故以三為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曰太尉亮
有鳳皇岡中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集解惠棟曰袁

孫琬集解惠棟曰文選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
太守集解惠棟曰文選注引云少失父母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

京師不見而瓊曰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
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曰其

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曰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
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集解惠棟曰司徒盛允碑云公字伯

遜孝元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瓊遺琬候問會江夏上蠻
賊事副府副本謂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
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集解惠棟曰蠻夷猾夏責在司

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
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曰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

茂才四行郎次謂久居官次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
官署也左右右署也時權富子弟多曰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曰

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於是琬蕃
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集解惠棟曰案

參名獨士女目錄有殷知孫蜀人為卿參並曰才行蒙舉蕃琬遂
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素重

後漢書六十一

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

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

議郎遷向書在朝有鯁直臣節集解先謙曰臣出為魯東海二郡
相集解錢大昕曰漢制諸侯王國稱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

呂法度自整家人莫見瑱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

待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集解沈欽韓
末涼州叛大軍出征軍調不足貨殖之徒多以財為官者或起家

為州郡郡之益必是奏太尉樊鄴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恥終
無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難急
救濟不察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
震集解沈欽韓曰袁紀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陂城鴻因
文選曹植贈丁儀詩注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呂
黃琬拜豫州刺史過百城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呂
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張宗傳

陽泉鄉水經注決水右會陽泉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南故陽泉鄉也獻帝封黃琬為侯國一統志陽泉故城在潁州府霍邱縣西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

周公營洛邑曰靈姬光武下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

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懼憐君子不見福

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胡不推之白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焉吾雖不

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

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向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過謂之於好德再過謂之賢賢三過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

號三不謂之誣誣者天子細之一細以爵再細以地三細而爵地畢也集解惠棟曰修文殿御覽引鶴冠子曰進賢受上賞則下

不蔽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

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集解王補曰前漢書成帝紀永始三年詔郡刺史舉孝廉三年詔郡刺史舉孝廉

諸科非增于榮路既廣歟望難裁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上欲用虛中興以後諸科非增于榮路既廣歟望難裁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上欲用虛而怨望也歟音決司馬貞自是竊名偽服浸曰流競權門貴仕請

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曰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曰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狃狃也集解沈也又柔也荀子修身拂巾衽褐曰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

倭父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曰儒學進崔瑗馬融曰文章顯吳祐蘇章種嵩樂巴牧民之

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曰推士張綱杜喬直道曰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

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籌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也碩大陳蕃楊秉處稱賢宰

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衰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豐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

儒遠智高心絮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曰正義嬰戮謝事者曰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

廣雅曰適急也集解惠棟曰所曰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集解顧炎武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韋昭國語注云彰後橫本也

獻符非經明行修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厚名實所舉國事日非三代以下風俗之流獨行之華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流獨行之華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

間君道稅餉朝綱日替國隙屢啟故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前離未顧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之為可謂知言者矣王補曰此論體製出於前書公孫卜兒列傳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曰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登朝理政並紓災昏紓解也音瓊名夙知累章國疵也疵病琬亦早

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

秀位及志差也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虛受堂

至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終

後漢書六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一校補

左雄傳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至長食乾糲柳從辰曰今糲作飯

糲均

臣聞柔遠和邇錢大昭曰邇本臣聞下有之字

職斯祿薄集解惠棟曰至釋文本作厮沈銘彝曰王伯厚云此斯

斯又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斯亦作此字解今案鄭元傳去厮役之吏周變傳恥在厮役注皆訓厮為賤此訓斯為賤章懷本即讀斯為厮固無庸別為之說

追配文章豐之軌注故亦云中與官本注末有也字

自是選代交互錢大昭曰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過對相監臨所云交互是也令長月易原

誤今錄大昭曰今當作

孔子曰四十不惑下有不字

諸生試家法注故稱家法官本注脫法字文吏課牋奏見胡廣傳羅核軒

物原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牋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誥

臺郎疑而詰之錢大昭曰謂向書臺郎也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至

當據此以定其先後次第十案胡廣在尚書十有餘年典機事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未嘗復為尚書廣傳叙次甚明

惟延嘉二年廣坐罪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據碑拜太卒久矣是廣為尚書令太僕乃為太常但事在桓帝末年舉吏

仍不用雄議乃怙終耳非挾恨也且廣駁雄議駁之於初建議之時也豈有科令已布察舉已行廣既緣謬舉獲咎猶能追駁

之哉沈乃謂當據雄傳以改廣傳次第是好為紛更也

迄于永嘉案永嘉即質帝之永嘉亦即史繩祖學齋估畢記據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集解沈欽韓曰至年十三柳從辰曰今書鈔

年十三與沈見本書鈔同疑三是寫譌雄並奏拜童子郎案魏

馬朗年十二試經為童子郎蓋已沿為故事

子郎蓋已沿為故事

周舉傳字宣光柳從辰曰書鈔七十二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

之子錢大昭曰舉地已書于真先固地已書方術李邵傳鄭泰地已書鄭眾傳可省案既別

為傳原不礙延年與次弟彭祖各為傳亦各書地明無一定故錢氏亦第云可省

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集解沈欽韓曰淮南

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案高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御覽七

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至令人不得寒食柳從辰曰十一誤也

案沈引御覽其文脫誤不完據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

聞大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到介

子推且北方近寒之地老少歲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

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注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官本注未有也字侯康曰魏文類聚三引桓譚新論云太原

故也今案據類聚所引新論止記太原民俗有不敢犯為介子推

發沈欽韓謂桓譚何知有周舉直係誤會矣惟僅不火食五日

與傳言一月寒食者又不合卷六十一校補賢傳則云并州以介子推焚死

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適與傳說同故章懷兼及之侯

康又曰據魏武明罰令是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頗革風下

通謂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為寒食蓋以此三

日為寒食節之驗過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尚書云歸雁

銜蘆多經寒食則亦就寒食節言是寒食節與民間禁火日數

之多少必當分別觀之夫冬至後百有五日正逢次年清明當

他若止於冬至日始禁火一月則又適逢大寒節名寒食亦

或有因然自唐以後則皆以清明前一為寒食節禁火三日

唐起北方當緣俗相承歷世莫變遂存其名而改其制以朝

廷幸天下此風乃革俗相承歷世莫變遂存其名而改其制以朝

火之盛故為之禁火因忌火而忌木並忌木氣之復蘇也其說

自當有所本至云龍星春見東方此特就龍星釋之並非誤為春禁

五品不訓注訓即遜亦遜之義

少歷顯位案向為大司農時營校李固祿不序德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府藏空匱有

呂勃議是也柳從辰曰袁紀此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侯康曰蔡邕周巨勝碑云察孝廉是時

辭太守復舉孝廉乃俯而執之以復可貴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己也復以疾去

黃瓊傳嘗聞語曰官本嘗陽春之曲和者必寡集解周壽昌曰至不如不注原典也案宋王

本云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乃歌聲之頓挫抑揚由開口闔口而巳所謂

注於舌齒之間即謂就陽春白雪而曼聲歌之也成公綏嘯賦

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蘇軾水龍吟吟嘯徵含宮泛商流

露二句周氏乃別以引商刻羽流徵徵省去其為陽阿難

即拜議郎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六引東觀漢記瓊以處士即拜議郎

李固傳亦云卷六十一校補瓊遷尚書令朝廷事號為補職案朝廷上疑有脫字

雖詩詠成湯之不息注不僭不濫官本注太中大夫邊韶等詔在文苑傳

昔周公輔相成王注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

下官本注成王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官本辟作飾侯康曰御覽

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以是時暑平

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

無此明公曰吳恪勤衰職修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

兩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譽警之言其居上公之位

思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

仇直復災異進乎視眾人之默然慙愧先賢傳務表公休之

徇權要亦猶未能顯按幽隱使旌命徧逮巖谷也

乃封為邠鄉侯集解沈欽韓曰二漢志潁川均無邠縣說文蓋譌

鄉為縣也案邠縣之變遷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考之詳矣前志

名邠公不云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至邠音不云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耳此地未為國無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有周承休國無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鄭亦不取也中興後雖當復封周承休國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郡之故觀縣而周承休國故地遂并省入潁川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縣志自許書邠縣之得名自邠縣固當仍以邠縣解之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在今汝州治今汝州東者乃指隋承休國縣非謂漢周承休國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邠音引班注更名為邠

而帝道不綱官本注泮

創基冰泮之上注泮冰喻危陷官本注泮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注伯奇好妾官本注泮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案袁紀有誤已

允甚奇之案延熹二年誅梁冀黃瓊復為太尉允始由大鴻臚為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案此互文見義言出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郡

當為國之誤錢說仍誤

由是拜徵議郎官本注泮

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至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案續志盧

屈盧冒刃而前注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盧也可乎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新序合案而求福句與盧也可乎句與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盧即却盧與己承上與字說亦可通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與作

辰曰今新序作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案高帝云吾聞

進賢受上賞官本上

集解惠棟曰至則下不蔽善進賢受上賞官本上

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錢大昭

夫論尚有明經寬博武猛治劇等名官本場

疆場宣其智力官本場

帷幄容其審辭官本審

位及志差注差音楚宜反官本注宜

卷六十一按補 五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
也策解惠棟曰據荀氏譜及家傳云然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
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策解惠棟曰先賢行狀云淑
筆之吏皆爲英彥汪文臺曰魏志荀彧傳注世說德行安帝時徵
注引張璠漢記云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傳注世說德行安帝時徵
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九
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
帝時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
都固未有之勝撫傳注亦同誤 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
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

虛受堂

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議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
棄官歸間居養志產業每增輒曰瞻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
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二
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緼靖肅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
八龍 綱音昆肅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作汪
八龍非專本或作肅集解錢大昕曰專當作勇即數字陶淵明四
八目云儉字伯慈慈字仲慈慈字叔慈慈字孟慈慈字爽字
慈明肅字敬慈慈字幼慈慈字張璠漢記肅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
相年六十六或之父肅舉孝廉年七十汪昆陽令年六十肅守無
陽令年五十七或之叔山松書云淑及陳是神交及其妻明陵而歸
也數命駕而之淑淑明慈而從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食遲李方
少跪曰聞大人與荀君言甚善病聽是言一聽談解乎平議曰解
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詞二公大悅御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
謝承書云緼性明亮敏於眾職以勸學僚屬初荀氏舊里名西豪
機平正直而行之先謙曰官本謂下奪之字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
才子八人 續後漢書曰淑有才子八人蒼舒 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
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
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諫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王植追號靖曰玄
守王植亦諡之曰昭定先生汪文臺曰魏志終身或傳淑兄子昱字
伯條策解惠棟曰淑有子德名幾幾字爽淑終身淑兄子昱字
伯條策解惠棟曰淑有子德名幾幾字爽淑終身淑兄子昱字
元智昱爲沛相雲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閭官其支
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
李膺俱死策解惠棟曰昱通鑑作珣李膺家傳云膺坐黨事與杜
膺謂珣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妄色者何珣曰求仁得仁又誰
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何
以存 雲亦禁錮終身

後漢書六十二

二

爽字慈明一名諱 音息汝反集解洪頤煊曰吳志虞翻傳 幼而好
學策解惠棟曰楊修荀爽述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策解惠棟曰任昉維傳云魏 爽遂耽思經書
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
年官本九作元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
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 火木之子
木至夏而盛故爲孝策解惠棟曰袁紀載 爽對云漢之諺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 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
地爲火在天爲日 易說卦曰離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 集
惠棟曰在天爲陽在地爲陰 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
翼奉云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百本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
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平帝時孫令學官以教授
吏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也集解周壽昌曰注
說王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誤證孝經在兩漢殆人人誦之孝文